

# 一卷溫厚 ——談「龍的訪問」

小思

自洪荒以來，人性中，本來就存有一種渾然的溫厚——至於，在什麼時候開始，外物使它矇矓了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，屬於人的詩，自該存有溫厚。

展卷，「龍的訪問」，就有溫厚。

溫厚的心，眷顧一切人，愛戀根和土。溫厚的眼，體察着美善和醜惡，然後，真切地讚頌和無奈地寬容。——現世間，溫厚的人，要有無量的寬容，和滿心的無奈。

詩人永不忘記那些「最後就潦倒在沒有愛情的異鄉」、「日間用破碗盛飯 夜裏引露水偷偷洗她們的黑髮」的賣藝人。他如今又「留心讀他們的臉 像讀晚報的副刊 他們的悲哀 我願意分嚐 他們的歌 我學唱」，然後：「讓我燃一根煙 讓我擰開餐桌前 剛買回來的彩色電視」對於現代的「賣藝人」，我們曾有過這樣的眷顧和無奈麼？

「聞說那間舊書店」，詩人細訴着一個老人的故事，也是詩人自己成長的故事一頁。是一個老人 沙澀地向我介紹 深淵的絃弦 又從錢裝堆裏摸出 清秀的葉珊 他告訴我有一種詩叫現代「無奈，詩人接受」如今聞說痼疾已不詩不酒 去國的葉珊胖成了楊牧「凄然，詩人接受」然則，賣書的老人 安在？我今晚經過 風拍擊着停業的紙條 而緊鎖的夜是更深沉了」

但正如詩人自己說「相信 生活縱然殘缺總可以傳遞堅實的一面」溫厚的人，永不忍心走上絕路，「我獨自到碼頭兜一陣海風 看對岸燈火明滅 構想未完成的小說」詩人沒有在悲淒裏沉沒。

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。千萬別把「禮義」當成封建吃人的名詞。「禮義」可解作「不自沉于情」的理性。所以詩人不沒頂于無奈，他同意「老張忽然蓋法的說 為什麼不想想 下一份，新刊物的名字？」（「最後一期」）所以他永遠有向前走的勇氣和期待，他肯定「該還能夠走一段路 向前走去，而不是 向後退 紮好繃帶 每天澆一點清水 採一片陽光 想會長出生命來」（「另外長出生命來」）他讚頌永遠不老的以瑪內利：「她只要有一天 聽到大海的呼喚 只要有一天 她細細的 緩緩的流穿石牆 流歸大海」（「以瑪內利」）也正因這種溫厚的期待，詩人「生活在這裏」，但對於這「功利勢利」，人人鞭撻的社會，仍有「種兩株樹」的渴望。只為「明春，我說過 樹還是要抽新芽 只要樹沒有失去 萌芽的意志」（「見雪」）一切不自絕，詩人負起了「生」的責任。

此外，他還眷顧十六歲死在這裏的阿文（「他們看不見」）、「她只是 黃昏來時 獨坐在窗前 數她兒女的名字」的可憐母親（「她的旅程」）。還有他在異國的友人、「大姊」、「鄰居」……都在詩人心坎裏留下深深痕跡。

溫厚的心，愛戀根和土，他自知「生活在這裏」，但更無法忘情那「再北上 山外連山 那是另一片 迥異 無垠的神秘」（「導遊指南」），末了一句又一句：「觀光遊客請止步」，不是詩人的諷刺，內裏蘊含了無窮的遊子悲哀

終於「說起鄉愁 我也似漸有了 可以撫摸富漸近 更要穿逾 行囊裏的地圖 還原的車軌 伸展廣大」（「過關」），詩人自南方大廈推窗「看遠」，「訪元祐黨籍上的蘇軾」，望「灤江在雨中」。我知道詩人在「迫供：回來了，還是過路？」中，已無可選擇，畢竟，他和我們許多人一般，要懷了一腔愛根和土的愁緒，似得回來「生活在這裏」。

我在此深深感謝，詩人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寫成的「你活在人們的心裏」，他為我說盡了我心底裏要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。他用詩的語言「傳頌 有那麼一個中國人」。中國啊還有六千年的悲苦歡愉 必須分擔 分享 必須面對！詩人，我願與您一同等待！

「溫柔敦厚，詩之教也」，也許，人們會嘲笑這種古老說法。唉！寫詩，本來就是一门古老行業。

